

□ 荞麦

育儿可以说是从最开始尝试认识人类、认识家庭、认识社会的行为，近乎一次人类学的亲身实践。等我理解这一点时，我的小孩已经6岁了。那一整年，我与朋友们都在讨论育儿。我们喝咖啡的时候谈论育儿，喝酒的时候谈论育儿，吃烧烤的时候谈论育儿；我们看着孩子玩耍的时候，当然也在谈论育儿，我们不看着孩子的时候，还是在谈论育儿。很多人被我们谈论育儿的密度震惊了，觉得我们不可理喻：育儿有什么好谈的？有必要这样不断地谈论吗？

在生小孩之前，我挑选自己的朋友，和互相喜爱，拥有同样志向、兴趣与价值观的朋友在一起，生活在近乎真空的环境中。生了小孩之后，我在小区游乐场认识世界，与以前没有机会对话的人交谈：来自各个地方、面对不同状况的养育者们，她们多半是妈妈、奶奶、外婆。我看到了以前自己从未看到的区域。以前我看不见与我生活在共同空间里的孩子，也看不见养育者，更别提去关注与理解他们。但现在，他们的存在超越了一切，直接暴露在我眼前。

我在游乐场、餐厅、草坪，在一切公共场合观察。我看到被忽视的孩子，被呵斥的孩子，习惯于暴力的孩子，不懂得拒绝的孩子，总在讨好的孩子，被排斥的孩子……只要仔细去看，就会发现整个空间都充斥着家长们的“禁止”：“不要跑！”“不要跑这么快！”“不要吵架！”“不可以这样！”“不要玩水！”“别把身上弄脏！”“别碰到别人！”孩子是在无数“禁止”下长大的。

有一次我在游乐场看到一个小小的孩子，大概3岁吧，他一直在说“打打打”，并且伸手尝试去打所有的孩子。然后他坐在地上独自玩玩具，又大声说着“傻瓜”之类的词。话音刚落，他的奶奶和妈妈忽然一起扑上去打他的嘴，一边打一边说：“说脏话就打，说脏话就打。”我惊呆了。暴力成了家庭的日常语言，也成了孩子认识世界的方式。我因此看到了家庭、社会的暴力语言在孩子身上的继承与延伸。

养育者还经常发出“抛弃”的威胁。小区路中间一个孩子跪在地上大哭。十步远的地方，他的妈妈正在训斥他：“不要哭了！再哭我就走了。”孩子哭得更厉害了。他妈妈又说：“我数三下，你自己走过来，否则后果自负！”孩子不愿意，继续哭。他妈妈真的迈腿要走。孩子吓呆了，连忙爬起来，疯狂地跑过去，哭到崩溃：“妈妈，不要走！”

对育儿的观察就是对社会的观察。养育者与孩子的关系是社会



当我们谈论育儿时，我们在谈论自己

新手妈妈们聚在一起时会密集地讨论育儿话题，很多人会被她们谈论育儿的密度震惊，觉得她们不可理喻：育儿有什么好谈的？作家荞麦在其新书《无尽与有限：36岁当妈妈》中思考了这个问题，她认为育儿话题并非琐碎无聊，一个勤于思考的妈妈会从育儿过程中观察社会，反思自我，并试图改变些什么。

状况的缩影，是紧张还是松弛，是苛刻还是包容，是控制还是支持，都是社会氛围的体现，也是养育者本身所面对问题的体现。养育者没有耐心，过于焦虑，情绪崩溃，很多时候不过是与社会状况共振了。因为观察养育者和孩子，我进而深入到了社会的肌理之中，成了一个更仔细、更广泛的观察者。

我还因此认知到了家庭内部的权力问题。父母当然爱孩子，大部分父母都认为自己完全服务于孩子，奉献给孩子，却不承认自己对孩子拥有着至高的权力。尤其是幼年的孩子，生活完全是围绕着父母进行的，不管父母认为自己付出了多少，他们都是这段关系的权力中心。要如何看待和处理这种权力，在这段权力关系中尽力平衡双方的关系，核心就是父母本身对于“人”，对于“权力”“平等”的认知。

我喜欢这种感觉——思考的感觉。我认为自己触碰到了育儿的核心理念：如何认识并处理权力关系。我尽量平等地与小孩相处，总是蹲下来听他说话。当他说“不”的时候，我尽量遵从。我不允许任何人对他发出暴力的威胁，不喜欢任何大人在他面前彰显优势并因此带给他压迫感。我从不说“这是我家，你要听我的”，而是说“这是我们三个人的家”。我让他自己做决

定。我想在他身上尽量消弭暴力与权力的阴影。因此，他也总在反驳我，反问我，抗议我。

有一次我开玩笑地对他说：“以后我喊你小傻子吧！”

小孩说：“我不喜欢傻这个词。怎么会有妈妈对自己的小孩说他傻呢？”

我连忙解释：“我只是跟你开玩笑，一个昵称，不是真的认为你傻。”

小孩说：“你明明知道这个玩笑不好笑，为什么还要开？”

他对自己的感受非常敏感而且准确，对不舒服的事情总是大声说出来，就连赞美也不是立刻就接受。当我对他说“你可以做到”的时候，他大声抗议说：“不要因为你喜欢我，就说我什么都能做到。”他意识到并直接指出了这种来自妈妈的“期待的暴力”。

育儿还让我第一次认真反观我的童年，并且对“小时候的我”进行了一次超越时空的重新养育。当自己身为孩子的时候，我缺乏辨别的能力，更别提去思考。但现在，我从小孩身上回溯过去，以小孩的视角再次与社会四目相对时，那些规训、压制变得一清二楚。

小时候，父母为了自己的面子，总是要我让步。好的东西他们总想给别人。他们想培养我“慷慨大方”的性格，但一个人如果总是

匮乏，缺乏安全感，一直处在在不足和失去的焦虑中，怎么可能“慷慨大方”？所以现在我不强求小孩给别人分享他的东西，而是让他自己做决定。

然而，仅仅这样也是不够的。小孩还让我清晰地看到，我被父母塑造出来的在人际关系上的软弱，至今仍然深深遗留在身上。当小孩与其他孩子发生矛盾的时候，虽然我没有要他让步，但也只是经常站在一边沉默，无所作为。有一次，朋友的孩子想要小孩的玩具，小孩拒绝之后，朋友的孩子崩溃大哭，并且踢了小孩几脚。而我却陷在“是因为小孩没有给他玩具，他才崩溃的”这样的想法里，丝毫没有想到应该去阻止对方并且保护小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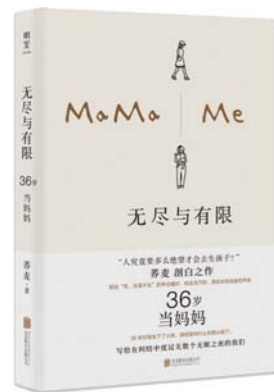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有一天，小孩问我：“妈妈，你当时为什么不管？”我说：“因为我不是他的妈妈，我本来希望他的妈妈会管。”（我总是向小孩坦白自己的真实想法。）小孩说：“但你是我的妈妈啊。你应该制止他。”我这才惊觉，原来小孩需要我，需要我的保护。而突破这种退让和软弱是我自己的课题，要放弃“想当个好人的执念”。养育小孩的过程，也是我重新认识自我并且改善自我的过程。这一过程，在其他人际关系中很难如此明确地展现出来，也很难有效地实践。

我还经常为自己脱口而出的陈词滥调感到羞愧，那些语句仿佛是从历史，从过去，从不知道谁的嘴里说了出来，比如：“你看看别人的孩子，你怎么还做不到？”“你觉得你这样对吗？”“你怎么能让我感到失望？”这些糟糕的、陈旧的、毫无意义的语言，自动从我嘴里说出来，向我的小孩倾倒过去，学习多少育儿知识都不能阻止。我身上残留着自己成长的片段，浸染着从社会、家庭吸收的毒素。我读了那么多书，立下志愿，不断谈论与思考，却还是难以根除那些破碎的语言。也是因为如此，我更要努力在我的小孩身上将之去除，让他以新的姿态去生活。

在理解到这些之前，我一直将“育儿”视为一种普通的事务性劳动，但越往深处思考，我就越明白“育儿”并不简单，是要去创造一个新的微型世界，并在其中实践大人所有的道德、经验与想象。我调动了我所有的学识、所有的感官、所有的情感。

孩子是毋庸置疑的“弱者”。在没有小孩时，我以自己为尺度衡量社会。在有了小孩之后，我从他的角度，意识到所谓的“弱者”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在“大人认为的简单”和“孩子的困难”之间，正是“强者”与“弱者”的距离。我从小孩身上，无数次意识到强者的自以为是和弱者的不知所措。因为小孩，我不得不真正地关心社会、关心他人。有了小孩之后，我才逐渐克服了自己身上存在的“社会达尔文主义”，学会了以弱者（孩子）的目光去观察和思考。社会和家庭中隐藏的东西变得一览无余：暴力的碎片、性别的问题、焦虑的传递、权力的分配与作用……我在现在、未来和过去之间穿梭，在社会、家庭之间往返，充满了自发的激情，并相信自己正在创造新的意义。

（本文摘自《无尽与有限：36岁当妈妈》，内容有删节，标题为编者所加）



《无尽与有限：36岁当妈妈》 荞麦 著

明室Lucida |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编辑：曲鹏 美编：陈明丽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移风易俗传孝道

有/钱/多/尽/孝 丧/葬/不/铺/张